

御選唐宋文醇

一函
十冊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八

昌黎韓愈文八

碑

平淮西碑

南海神廟碑

柳州羅池廟碑

衢州徐偃王廟碑

袁氏先廟碑

曹成王碑

錢對松園何

謝世希雄王顯朝

顯朝

謝世希雄王顯朝

顯朝

謝世希雄王顯朝

謝世希雄王顯朝

顯朝

昌黎韓愈文人

毗鄰祖宋天朝卷之八

聖祖御評

渾噩似詰

銘高古如

雅頌體裁

宏鉅斷爲

唐文第一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八

昌黎韓愈文八

平淮西碑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固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旣除旣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於元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眾地大。孽耳其閒。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隱適去。稂莠不孽。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旣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旣

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於郊廟。
羣臣震懾。奔走牽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
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
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
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
帝歷問於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於今五十年。
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
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爲一談。牢不可破。皇。
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

況一二臣同不爲無助曰光顏汝爲陳許帥維是河東魏
博邵陽二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允汝故有河陽懷
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
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
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於壽者汝
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其
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
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
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

予士無寒無飢以旣厥事遂生蔡人賜汝曾奚通天御帶
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
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
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顏允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
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
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
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
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允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
眾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

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城。取元濟。以獻。盡得其
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
資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
樂爲兵。願歸爲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弘加
侍中。愬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允皆加司空。公武以散
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
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
以其副總爲工部尙書。領蔡任。旣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
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唐承天

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元宗。崇極而圯。河
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剋。益戍以
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爲卒賜糧。外多失朝。曠
不嶽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
武。孰恤予家。旣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
蔡不順。自以爲強。提兵叫譴。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
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
若惠來。帝爲不聞。與神爲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敕顏
允。愬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

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旣剪陵雲蔡卒大
窘勝之邵陵鄆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告
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
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額
頡蔡城其疆千里旣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
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
門笑語蔡人告飢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
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
旰而起左殮右粥爲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賜牛教而不

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天
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爲○不
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
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
之○旣○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旣○伐○四○年○小
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旣○定○淮
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李商隱讀韓碑詩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軒與義
誓將上雪列聖恥坐法宮中朝四夷淮西有賊五十載

封狼生。羆生羆。不據山河據平地。長戈利矛日可麾。
帝得聖相相曰度。賊斫不死神扶持。腰懸相印作都統。
陰風慘淡天王旗。愬武古通作牙爪。儀曹外郎載筆隨。
行軍司馬智且勇。十四萬眾猶虎貔。入蔡縛賊獻太廟。
功無與比恩不訾。帝曰汝度功第一。汝從事愈宜爲辭。
愈拜稽首蹈且舞。金石刻畫臣能爲。古者世稱大手筆。
此事不繫於職司。當仁自古有不讓。言訖屢頷天子頤。
公退齋戒坐小閣。濡染大筆何淋漓。點竄堯典舜典字。
塗改清廟生民詩。文成破體書在紙。清晨再拜鋪丹墀。

表曰臣愈昧死上詠神聖功書之碑碑高三丈字如斗負以靈龜蟠以螭句奇語重喻者少讒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倒麤砂大石相磨治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湯盤孔鼎有述作今無其器存其辭嗚呼聖皇及聖相相與烜赫流淳熙公之斯文不示後曷與三五相攀追願書萬本頌萬過口角流沫右手胝傳之七十有二代以爲封禪玉檢明堂基

朱子曰據舊史元和十二年八月宰臣裴度爲淮西宣慰處置使兼彰義軍節度使請公爲行軍司馬淮蔡平

十二月隨度還朝以功授刑部侍郎仍詔撰平淮西碑其詞多敘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吳元濟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唐安公主也出入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令磨公文命段文昌重撰史所載如此原公之意大抵以度能固帝意故諸將不敢首鼠遂能平蔡意多歸功於指縱者也帝亦重失武臣心故詔文昌然史臣之贊裴度必取公之銘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則世固自有公論也文昌文見姚鉉文粹李商隱有惜韓碑詩長篇甚美有公之斯文不示後曷與三五相攀追之句東

坡有臨江驛小詩云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
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則二公之文不
待較而明矣

陳無已曰龍圖孫學士覺喜論文謂退之淮西碑敘如
書銘如詩又云少遊謂元和聖德詩於韓文爲下與淮
西碑如出兩手蓋其少作也

王志堅曰新舊唐書載淮西碑什於李愬倚唐安公主
入訴方愬入蔡具橐鞬迎晉公示人以上下之分其人
知禮如此不應爭功名於文字閒觀羅隱記石烈士事

知什碑實出於石蓋將帥宣力之迹著廟堂主持之權
微軍中健兒安知所謂惟斷乃成而是時政在姑息遂
因而從之耳觀段文昌改作於愬部將姓名臚列殆盡
則當時所以改作之故可知矣

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得而
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有過而
南海神爲廣利王祝城寧式與次俱昇因其以爲
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
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落靜而別

聖祖御評

典重高華

足以潤色

太平鋪張

盛事後幅

拓開一步

文境倍覺

寬舒

南海神廟碑

海於天地閒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尙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